

飼養員趙大叔

馬 燁 著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715.12
352

內容介紹

本書寫的是趙家溝農業生產合作社飼養員趙大叔的故事。趙大叔六十多歲了，但是還像青年人一樣熱情，一樣活潑。趙大叔沒有當飼養員以前，社裏的牲口常常鬧病，瘦得可憐；趙大叔當了飼養員以後，沒有多少時候，就把這些牲口飼養得又肥、又結實。

趙大叔為什麼能把牲口飼養得這樣好呢？沒有別的，就是他愛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公共財產，對農業社的牲口有深厚的感情，加意飼養，學會了飼養牲口的辦法。牲口鬧病，他向縣裏的獸醫學治病的方法；牲口飢了，他就三更半夜起來添草料；牲口在野外被大雨淋了，他冒着雨拿東西去給牲口遮蓋。

這個故事寫得很生動，給人的印象很深，同時也很有教育意義。



書號：0111

飼養員趙大叔

著者：馮 燁
插畫者：馮 燁
出版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
(北京錢門外社家樓10號)
印刷者：外文印刷廠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)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11千字

印張：15/18

定價：900元

印數：1—13,000

1954年3月第一版

1954年8月第一次印刷

我去到趙家溝（趙請）農業社，正是秋收快要結束的時候。那天上午，社員們都到場裏地裏工作去了，辦公室裏只有社長張明山和一個年輕女會計，在忙着核對賬目（賬情）。

張明山是個三十多歲的中年農民。個子很小，很瘦，很精神，看樣子是個能幹的角色。他一面燒開水，一面向我介紹社裏的情況，一面還要回答女會計提出的一些問題。……

正在這時，從門外撞進一個老漢來，看起來有六十多歲了，但鬍子（鬍請）却刮得光溜光，頭上戴着頂呢子鴨舌帽，腳上穿着雙舊皮鞋，身上却是老莊戶人家的打扮（打扮）——藍布襖，藍布褲，腰裏繫着（繫）條白布腰帶。他一進門就對着社長直（直）

“我不幹了，要到太原另找工作去！辭職，准不准？說話！”

“不准！”張明山滿不在乎地(〔乎〕讀)說。

這老漢馬上把帽子脫下來，舉在手上，唱道：

“聽他言不由人怒髮衝冠(〔官〕)，好一似烈火上又把油添(〔天〕)，好惱，呀，呀，呀……”他一面唱，一面還學着鬚生(〔鬚〕讀)的架式；又吹鬍子，又甩(〔甩〕)袖子，引得我們都大笑了。女會計用手絹(〔居院〕拼)擦着笑出來的眼淚，說道：

“趙大叔，你每天要來搗(〔搗〕)一陣亂，把人的頭都吵昏了！”

“怎麼？秀梅，昏了？”趙大叔連忙坐到椅子上，閉起眼睛，學着旦角(〔旦〕讀)的嗓子(〔嗓〕讀)，啾聲啾氣地(〔啾〕讀)唱道：“我昏昏沉沉一夢中，耳縫裏忽聽有人聲，我強抖精神睜開眼……啾(〔啾〕)啦切光光光……啊！這是哪裏來的客人？”他忽然看到了我，問社長。

張明山忍着笑對我說：

“這是趙大叔，哦(〔哦〕)，哦……趙吉成老

漢，人們都稱他趙大叔。我們社裏的飼養員（〔伺]讀
云〔似]）。”又回頭對趙大叔說，“這是縣上來的；
老馬同志。”

趙大叔聽了，連忙用山西柳子（〔柳]讀
云〔柳]）道
白的聲調說：

“不知馬大人駕（〔架]讀
云〔架]）到，未曾遠迎，當面
謝罪！”

我笑得差點把開水碗打了，張明山和秀
梅也笑得東倒西歪（〔歪]讀
云〔歪]）。他沒有笑，板着臉，
扭頭又衝着張明山說：

“不幹了，何必在這裏受人的氣！非到太
原去不可。聽見了沒有？我馬上就捲鋪蓋
（〔鋪]讀
云〔鋪]）走啦！”

張明山笑着說：

“隨便，那是你的自由權。”

“好！得令。馬來。”趙大叔拱了拱（〔拱]讀
云〔拱]）手，口裏響着鑼鼓樂器，邁着（〔邁]讀
云〔邁]）台步向外
走去。剛走到門口，又返（〔返]讀
云〔返]）回來，正正經經
地問張明山道：

“我是來問你：這幾天有人進城沒有？有好幾個套包子破了，趕快要扯（扯）幾尺布回來補一補咧（咧）！”

“明天有人進城去。”張明山說，“要幾尺布？”

“有五尺就差不多了，要結實一些的。”他說完，這才走了。

我問張明山道：

“這老漢工作怎麼樣？”

“再好也不能了。”張明山說，“你別聽他嘴上說不幹了，要到太原什麼的，其實，真讓他走，他也捨不得離開那些牲口！”

張明山接着告訴我說：趙大叔今年（一九五三）春天，曾經去過一次太原，是他大兒派人來接他去的。他大兒抗日戰爭開始就當了八路軍，南征北戰打了十來年。去年夏天才離開部隊，調到太原一個工廠裏當了副廠長。好多年沒有回家了，想回來看看老人們，可是工作忙得顧不上，後來就派人把他接去了。趙大

叔到了太原，心裏老惦記着（〔惦〕讀）牲口，住了沒三天，鬧着非走不可。後來收拾了他兒的一些破舊衣服就回來了。當時村裏有些人問他：“好容易到了大地方，為甚不多遊玩幾天？”他說：“兒子媳婦整天三更不睡、五更早起忙工作，人家工人們整天在紅爐大火跟前忙生產，咱搖來擺去沒事幹，心裏可不好過哩（〔哩〕）！”

這時秀梅接上說：

“趙大叔在太原還鬧了個笑話：他住在三層高的洋樓上，半夜三更睡得好好的，他忽然爬起來，穿上衣服滿屋裏亂摸索，把他兒驚醒了，問他找什麼，他說：找草篩（〔篩〕），給牲口添些草！”

“這老漢對牲口真是關心到家了！”張明山用讚歎的（〔讚〕讀）口氣說，“全社現在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！”

我問道：

“剛才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？”

秀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：

“他那是學我咧！今夏天因為算勞動日賬，我和趙滿囤（ㄉㄨㄢˋ）吵了一架，當時我說過那些氣話，誰想就給他留下話柄（ㄅㄥˋ）了！”

趙大叔引起我很大的興趣，當時我就想去找他談一談。張明山要領我去，我說：“你們算賬吧，我能找到！”

他們告我說：餵（ㄟˋ）牲口的地方在東院裏，出了大門往東拐（ㄍㄨㄥˋ）。我按着他們的話走到東院裏。院子很寬大，打掃得乾乾淨淨。靠東牆整整齊齊地垛着（ㄉㄨㄛˋ）兩大堆穀草。北邊是一排新蓋起來的馬棚（ㄇㄚˊ），牲口都上地去了，馬棚裏空空蕩蕩（ㄉㄨㄤˋ），院子顯得很安靜。只見趙大叔坐在西房門前編草篩，一面編，一面唱。旁邊一個二十來歲的瞎子幫他削柳條。我站了老半天，他們也沒有發覺。後來我說：“趙大叔，唱什麼啦？”

他頭也沒抬地說：“打金枝、罵金殿（ㄉㄢˋ）、三娘教子、牧羊圈（ㄇㄨˊ）。怎麼？你不高興聽？滾蛋！”

旁邊那個瞎子推了他一把說：“趙大叔，剛才說話的可不像咱村的人！”

趙大叔忙抬起頭來，一看是我，笑着說：“哈，是老馬呀，我還以為是趙滿囤咧！”

我開玩笑問道：“你剛才不是說要捲鋪蓋走？怎麼還編草節哩？”

他“嗨嗨嗨（「男」）”地笑着說：“不說不笑不熱鬧，那兩個年輕人整天忙工作，讓他們也歇一歇，喘一喘。老馬，坐下，抽烟！”他說着，把烟袋掏（「女」）出來遞（「地」）給我。我坐下來，邊抽烟，邊和他們閒談。

趙大叔告我說：那位瞎子是他的助手，名字叫王根鎖。別看他眼看不見，幹活可有兩下子，鋤草（「鐵」請「開」）、墊圈、担水……都能幹得了，是他的個好幫手。當初餵牲口的只有他一個人，後來牲口多了，才加上王根鎖。現在他們兩個人一共餵着十三頭牲口，有四頭騾子、六頭驢、兩條牛，另外還有一匹馬。提起馬來，趙大叔眉飛色舞地說：

“哈，真是匹好馬！買來二年多，去年春天已經生了一頭騾駒（〔居〕），今年秋天又要生了，又要生了！”

正說到這裏，只見從大門外，慌慌急急跑進一個老太婆來，一進門就對趙大叔喊：

“趙大叔，請你快去給看一看，這不知得了什麼病啦！天爺！這可該怎呀！”

“什麼病了？”

“牛啊！我家的那頭牛，一天多都沒倒嚼（〔牛〕），肚子脹得像鼓一樣。”那女人急得滿臉汗珠，跌舌拌嘴地（〔拌〕讀〔伴〕）說，“這是多好的條牛！去年八石糧食買的……”

趙大叔沒聽那女人說完，急忙就跑回西房裏，過了一陣，拿着個小白布包包出來，囑咐（〔囑〕讀出〔主〕，〔咐〕讀入〔付〕）王根鎖說：

“牲口回來以後，先讓歇一歇，再往槽上（〔槽〕讀〔槽〕）拴！”

說完，匆匆（〔聽〕）忙忙相隨那女人走了。

我回到辦公室的時候，他們已經把賬算完了。張明山問道：

“怎麼回來了，沒有找見趙大叔？”

我把趙大叔被一個老太婆請去的事說了



說。他們想了半天，猜想是郭二保（郭二保）家娘，那是家單幹戶，今夏天牛就病過一回，也是請趙大叔給治好的（後來知道果然是郭二保家的牛，這回趙大叔又給治好了）。我問他們道：

“趙大叔還懂獸醫？”

秀梅笑着說：

“那是我們社裏的牲口專家，周圍村裏都有名。”

張明山說：

“以前也是個外行，這二年才學會的。”

我說：

“找這麼個飼養員可不容易啊！有的社因為牲口餵不好，生產都受了很大影響！”

“是啊！我們社開始為這事也傷了不少腦筋。”

張明山接着就給我講述這件傷腦筋的事：

趙家溝農業社成立起來快三年了。前後換過三個飼養員。初開始是趙滿囤，那時牲口

不多，只有兩頭騾子四頭驢。趙滿囤餵牲口滿有經驗，就是愛耍奸取巧，不好好工作。他餵養了不到半年，牲口都瘦得不像樣子了。社員們非常不滿，意見紛紛，有的甚至提出要退社。後來社務委員會撤了（[撤]請
才去）趙滿囤的職，換了張正萬。

張正萬是個年輕小夥子，工作倒是滿積極，餵了兩個月，牲口也有了點起色，可是後來死活不幹了，堅決要求調換工作。他說：“每天鋤草、墊圈、担水、煮料……這些零七碎八的事咱倒不在乎。唯有（[唯]請
難）夜夜起來添草料這事，咱受不了。一夜起來三、四趟，這還睡個什麼覺？萬一到時候醒不來，牲口只好餓着。再幹下去，不是我累病，就是牲口餓死！”張正萬辭了職，誰也不願意幹這事。後來黨內研究了一下，有人提議讓趙大叔幹。趙大叔說：“黨分配我幹，我就幹！反正這工作總得有人做，還能因為沒人餵牲口農業社散了！”

趙大叔是個老莊戶人，從小就喜愛牲口，

可是他自己並沒有專門餵養過。那時窮得不要說買牲口，連張皮子也買不起。老實說，趙大叔對餵牲口並不怎麼內行。他初擔任飼養員的時候，連他二兒趙樹義都擔心他不一定餵得了。趙大叔說：誰也不是天生就會，自古道：天下無難事，只怕不用心。”

趙大叔自當了飼養員，全部精力都集中到這一工作上了。他經常去向餵養過牲口的人們請教。社裏也特意為他召開了幾次老農座談會，專門座談餵牲口的經驗。有時縣上“獸疫防治站”的劉大夫（劉請又留）來檢查牲口，趙大叔就跟在人家後邊，問這問那，劉大夫都耐心地告訴他。他每次碰到劉大夫，總是用雙手敬禮，用唱戲道白的聲調說：“劉老師在上，弟子有禮！”其實劉大夫頂多不過三十歲。後來劉大夫送了他幾本怎樣把牲口餵好，牲口疾病常識等小冊子。趙大叔像得了寶貝（宝贝）一樣，每天一有空閒，就拿上這些書本，去找識字的人讀給他聽。去年冬季，他又參加

了村裏的“速成識字班”，學了三個月，認下一千多生字。這以後，他就不再找別人讀了。每天把雜務事情處理完，就戴上老花眼鏡，把着書本，一字一句地讀給王根鎖聽。遇到“攔路虎（不認識的字）”就去問別人，學到一點好的辦法，馬上就試驗。



趙大叔不斷地學習，不斷地改進飼養方法。現在真算是趙家溝農業社的飼養專家了。

張明山講到這裏，好像作總結似地說道：

“趙大叔真夠得上個學習模範。工作上那就更不要說了。從來也沒有向我提過什麼困難；一有困難，他自己就想法克服了。”

“我來給你說件事。”秀梅說，趙大叔開始餵牲口，夜裏不敢睡覺，怕到添草的時候醒不來，可是夜夜不睡覺誰也受不了啊！後來他就想了個好辦法：每天臨睡覺的時候，一連喝好幾大碗開水，睡上一陣尿逼醒了，趕忙起來小便，給牲口添草。再後來，又有更好的辦法了。你猜怎？”秀梅望了我一眼，沒等我回答繼續又說，“今年春天他不是去過一次太原？當時，他兒和媳婦又要給他買這東西，又要送給他那物件，趙大叔什麼也不要，只要他兒牀頭上擺的那隻鬧鐘，因為他看見這玩藝怪有意思，要它什麼時候響動，就什麼時候響動。趙大叔自從帶回鬧鐘來，晚上就用不着喝那麼

多開水了。據趙大叔說：機械（〔下〕¹〔世〕²〔條夜〕³拼）化了！”

我笑着隨口說：

“這老漢倒挺（〔去〕¹〔禮影〕²拼）有意思！”

“有意思的事可多啦！”張明山說，“你還沒見他餵牲口哩，以後你可以看一看，那才真有意思咧！”

趙大叔餵牲口，真是有意思極了。我第一次看他餵牲口，是來到這裏的第三天晌午（〔晌〕¹讀
戶大〔宵〕）。

那天，我一進大門，遠遠見他從西房裏端着一簸箕（〔簸〕¹讀夕匹，
〔箕〕²讀4！〔基〕）料往槽跟前走。牲口看見他，都“吱吱唔唔（〔吱〕¹讀4
〔唔〕²讀x〔無〕）”叫喊，他對着牲口說：

“大家都啞靜一點，守點規矩麼！反正是一人一份，叫喊也不多給你！”

我忍着笑，輕輕走了過去。

趙大叔順着槽挨個給牲口添料，繼續和牠們（〔牠〕¹讀
去y〔他〕）說話。他走到一頭大犍牛（〔犍〕¹讀
4！〔建〕）